

近日在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写的“我也说说上海人”的一篇文章颇有感触,想起了我自己的经历。

文章说:“对在上海工作或学习的外地年轻人,我总希望他们努力学说上海话,融入这座城市,使自己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倒不是因为上海话有什么高贵,只是因为方言是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媒介,尤其是上海话。”

这点我深有体会,那年在我离开上海20年返沪工作时,虽然多少还会说几句家乡话,但是外出买菜购物还是喜欢用普通话,对方看过来的眼神非常明显就是有点鄙视:外地人,阿乡。

我的师傅是地道的上海人,她不断纠正着我的沪语发音,比如姓氏中的“徐”用上海话“双该(音)人徐”和“许”如何分开,因为在我听来许、徐都是一样的发音。我天天跟她在一起努力纠正沪语发音,家乡话的水平“日长夜大”。

和我一样“勤学苦练”的还有山东籍一位医生,他的基础没我好,但是比我刻苦。

因为他遇到过一件事情。

有一次他打车回医院,自以为跟司机说的上海话很“溜”:“请依捺吾送到六院。”结果车子开呀开,他也没注意,一直到车停下来一看,“怎么到了植物园?”司机振振有词:“依勿是讲到植物园吗?”才知道自己的上海话还比较“大兴”,除了单位里在一起的同事能连猜带蒙地明白他那“洋泾浜”的上海话,很多公民同志是听不懂的,这位医生只好“闷进”,让车子调头接着开。

这事应该是更加激发了他学说上海话的积极性。多年后,他的沪语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现在已是某医院院长、教授的他不仅能说标准的上海话和患者交流:“依啥地方勿适意,吾来帮依看看!”还娶了一位美丽的上海娘子,跟太太的交流就方便啦!

难忘的五十四元

当时老师给上课时,用的最重要的设备就是唱机,每次放学正腔圆的英语对话和课文朗读时,我们大家都特别神往。个别同学竟然有录音机,可以播放磁带,也可以把自己的朗读或与同学的对话录音后播放,以方便练习听力和纠正发音。同学们手里的录音机是日本的松下牌,饭盒式,实用便捷,那是改革初期市场经济的成果之一。我从小就没有攀比的习惯,但这个东西还是搞得我心里痒痒的。

有一天,我放学回到家,跟妈妈说了那个我最羡慕的东西。我知道妈妈从来都特别支持我。这样的事情此前已经有过好几次了。记得初二逛新华书店时,突然一眼扫到了新到的王力主编的四卷本《古代汉语》。我立刻飞也似地跑回家,问妈妈要五块钱。妈妈尴尬地说家里一时没有钱,让我问问隔壁的大妈。我问完后失望地回来了,妈妈见状,跑出去好半天,终于带着笑容返回,把五块钱递给我。这四本书,我很快一字不漏地看了两遍,对我的古汉语文学文化文字知识的提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初三的时候,在书店里发现了十卷本的

学说上海话

□ 顾海鹰

哦哦,并不是“神马”人都能很快学会上海话滴!

有位孙博士,好像是陕西人。有一天穿着白大褂在医院的风雨走廊里遇到一位问路的老太太:“医生,呐单位病房电梯啦啦阿里(在哪里)乘?”

孙博士特热情,手一指:“您沿着风雨走廊往前走,出了门再往前走就到了医院大门,出了大门往右拐,到马路对面乘89路公交车就能到地铁了。”

看着老太太一脸迷茫,孙博士更加热情地重复了一遍。

老太太还是不明白,正巧有人从边上过,用普通话对孙博士说:“她是问你电梯在哪里乘。”

孙博士把这“段子”告诉我时我说:“那您赶紧学上海话吧!”“太难啦,比学英语还难,学也学不会。”孙博士摇头摆手。

在外地人眼里上海话难学,可在上海人看来普通话也不是那么好学的。

我师傅说“普通话”是“官话”,学不来这“官话”,没想到,她还真遇上了一次非说“官话”的事。

那次北京来人检查工作,由我师傅汇报情况,她刚说了几句话就被打断:“对不起,请用普通话。”师傅急得脸都红了:“吾讲不来普通话的。”

“她是不会讲普通话的,看材料吧,我们准备了书面材料。”单位领导出面打圆场,事情也就过去了,师傅直到退休也没把“官话”学会。

不过,认真学好“官话”的上海人还是很多的。《解放日报》曾经有一篇报道说,70.47%的上海市民能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我们单位的一位领导那可是最具说服力的例子。

有几次我去他办公室请示,就看他手里拿着材料嘴里用普通话念念有词,看我进去还说:“你听

《史记》,一共要19块8毛钱。我知道家里钱紧,基本上没什么多余的钱,所以心情沉重地回了家。妈妈一看就知道我有心事,问清情况后,很快就张罗了20元钱。这十卷本的《史记》现在还在我的书房,舍不得动,平时翻看《史记》都是看其他版本。但这次不一样,我当时要买的上海无线电八厂生产的春雷牌录音机,一台要120元,再加上至少要买两盘磁带,要花掉130多元钱。我又试探着问妈妈,觉得自己实在有些过分。

妈妈听了后,想了半天,说,这个东西一定要买,妈想办法。当年揣着130块钱去买收音机,比现在买车豪宅可庄重得多。那时候的130元,真的不是小钱,大家那时都没钱。

紧接着那年暑假,我就把一部分时间用到英语听力的练习和提高上。其中一个重头戏就是听一盘90分钟的磁带,内容是Mary in Peking(玛丽在北京),说的是美国姑娘玛丽来到北京旅游观光的所见所闻。起初我多数听不懂,但连续听了多遍,最后看完材料后又排除了生词和不懂的短语,直到从头

听,这几位同志的名字普通话是不是这么读的。”

领导这么谦虚地问,下属当然有义务做好普通话发音的协助工作。还真别说,这位领导在大会上说的“官话”基本上是“字正腔圆”,配上他浑厚的男中音,用沪语表扬一下:“蛮灵咯!”

上海是个海纳百川的城市,学说上海话,是来自五湖四海在沪工作生活的人或者是像我这样返沪人员愿意做的事。曾经有专家呼吁,“提升城市文明从细节入手,市民应改变语言习惯,多讲普通话。”但是依我看来还是要多说说上海话,因为您是否发现,在上海幼儿园、小学、中学……学习着的孩子们很多回到家中仍然在用普通话。

他们不会说也不想说上海话,这样下去“来赛哇哦”?

桂花苑

刊头书法 黄玉峰

王浩宇



到尾能够完全背诵起来。打那后,听力还真是上了一大截。

这台收音机对我的英语学习帮助确实不小,伴随了我二十多年,直到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我的一个同学用坏扔掉了。

光顾说妈妈了,其实爸爸对我一样慷慨。爸爸从不正面表扬我,也不问我在干啥,更不问我要钱干

作家笔记 | 朱振武

英语梦与中国梦

啥,他深信我,也相信我从不乱花钱。上高一的时候,不少人都在听英语广播讲座,当时,那是办得非常好的一个学习节目,但需要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听。我大胆地提出了这个计划,就像现在申报科研项目一样,心里实在没底。爸爸听了我的陈述后,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一般的半导体收音机要30块钱左右。爸爸回到卧室,好半天不见人影。我以为爸爸生气了,但过了一會兒,他双手捧着一沓钱出来了。那些钱都是老票,显然存放了有些年头了。爸爸把钱放到我的手里,眼睛看着别处,说,这是54块钱,买个好的,再买几节电池,这样在

徐汇滨江之乐

□ 肖英

虽日常事宜甚多,但赴徐汇滨江散步之心常令己蠢蠢欲动;虽时时下着淅沥之雨,但始终未冲淡对它的思欲。

欲闻那浦江的味,见那浦江的景,听那浦江的声,再看那摇曳的风筝慢慢升起,飘向天边,把暗夜的天空点缀得繁花似锦。

记得那些晚餐后的傍晚,那些节日的黄金周,那多少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太喜欢走向附近那宽敞的徐汇滨江了。

它的秀丽,它的宽阔,它的清新,它的大气,它的静谧,它的五彩缤纷,常会兴奋得燎然于心!也许近在咫尺,那种家的感觉尤为深厚,尤为亲切。

看璀璨的卢浦大桥,其闪烁的硕大拱灯是诱人的。时而一闪蓝光,一闪红光,一闪绿光,瞬间又一闪五颜六色之光,这彩色之光仿佛雨后天空出现的一道道彩虹,如彩桥悬挂于天空,又如一座气势雄伟搭建于天际间的神桥,涛涛浦江的水在彩桥的映衬下绚丽多彩,尽耀生辉。漫步而行,见年轻人欢乐地攀岩、溜冰、荡秋千、跑步,似乎又令人回到快乐的青春年华。

“呀,你看,那狗狗多好玩多顺溜呀”……亲友一掺和,使我这原本烦狗的人细细品阅起来:这里的

遛狗者比比皆是,狗种各异,可爱的、强壮的、漂亮的、活泼的,每遇同种狗,它们竟会簇拥一起,跳跃拥抱,当主人把它们各自拉开的时候,它们会依依不舍地叫唤着、相望着,那股惻隐之心似变得深悯起来。望着可爱的狗狗们,我依依不舍着、脚步停留着,嘻笑自己这烦狗的人竟破天荒地愿接纳可爱的小狗狗了。

夜了,这里的天空是如此透亮,眼望上空,那棵棵明珠似的风筝正围绕着月亮飘逸着,闪烁点点、闪耀片片,犹如烟花而胜于烟花,它没有污染,不会凋谢,可放可松、可收可紧,自由而有底线,望着它千姿百态、五颜六色、威风凛凛地绽放着,令人动容,那正是一种仰望之容,喜悦之容。

徐汇滨江,在审度它的每个视角中都有它可赞誉的美。

记得有一次不经意间,竟然欣喜发现,从打浦桥一座高楼上也可清晰远观美丽的徐汇滨江……倾览间,滨江犹如一条蜿蜒灿烂多姿的巨龙般雄伟地展现眼前,而卢浦大桥的明灯似巨龙般带着璀璨皇冠的头冠在闪烁……它并非冠冕堂皇之身之躯之冠,而是实实在在的一座桥,这座桥承载了多少期待、多少物流和人流,乃为一桥架东西,天堑变通途。

从高楼窗宽上俯视而望,座座房屋鳞次栉比、错落有致,似盛开的大地围绕着滨江,而滨江,正静静地、潺潺地流淌着,滋润着大地,绵延着浦江两岸胜景……望着这一切,伴随着酒店大堂内轻轻的古典乐声,我的心,宛如五线谱音符,起伏着,跌宕着……

望滨江,无论视它为宏观或微观、远观或近观,它都来自同一源头、同一流向,如此清澈,又如此雄伟气魄。

徐汇滨江,带给我心的纯厚……由此记下了难忘的瞬间。

外面也能听广播讲座,免得耽误了课。

真的怀念这台半导体收音机和当时通过它听到的英语广播讲座,怀念我的爸爸妈妈!

贵在持之以恒

老师开头教我们英语的时候,时常会说点顺口溜,把刚刚学的词串起来。

我在学校学book,门功课都good,English不及格。

批评同学懒惰时,他会说:早知如此lazy,何必每天study。娶个娇娇的lady,生个胖胖的baby。

要是过去,老师肯定会挨批的。但当时,社会气氛很活跃宽松,大家也很轻松放松。老师的课很好玩,我们都很感兴趣。我们学的词汇越来越多,也都学着编,虽然编不好,但显然也在尝试着使用那些单词。过来的人都知道,学习使用所学的词汇和句子太重要了。

我同其他男孩子一样,也爱玩,但一看起来,什么都能忘记。我总的来说是个好学生。每次课前,我都会做充分的预习,课上很少走神,所学的每篇课文都能熟练

背诵,课下总是及时复习跟进,从不拖欠。学英语,我更是如此。

记得武术师傅经常跟我们说,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他总是教导我们要练硬功,不要练花拳绣腿。我二年级的时候,突然对字典感兴趣,一本《新华字典》,我从头到尾看了三遍,里面字词的读音、释义、组合等内容我基本都了然于胸。随后还把《汉语成语词典》看了一遍,感觉非常好玩,像看故事似的。我的汉语水平的提高除了广泛的阅读之外,还特别受益于此。其实,学英语也是如此。我除了大量阅读和背诵外,还有几个自鸣得意的办法就是“背词典”,也就是逐字逐词地把一本词典读一遍。背词典真的帮了我大忙。它首先给了我自信,感觉常用单词也不过就这些。其次,相邻的单词大多有意义或拼写上的关联,这对系统掌握单词、了解释义和蝴蝶效应的产生非常有帮助;另外,背词典,到了一定程度,会产生化学反应,使你对英语词汇的方方面面非常敏感。当时我曾经一字不漏地看过《牛津英语词典》,还从头到尾看过《朗曼英语词典》和《新英汉词典》等工具书。(中)